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8/298
S/26255
6 August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115(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和特别报告员
和代表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八年

1993年8月5日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联邦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部旨在答复1993年7月12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关于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难民和被迫流离者协会的信(A/48/261-S/26073)的备忘录(参看附件)。

如蒙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关于临时议程项目115(c)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散发,则不胜感激。

大使
临时代办
德拉戈米尔·乔基奇(签名)

* A/48/150。

93-44028 100893 100893

100893

附 件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联邦人权和 少数民族权利部的备忘录

关于克罗地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A/48/261 - S/26073)中所载各项数据--亦即该函所附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115(c)的联合国正式文件散发的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难民和被迫流离者协会的备忘录中所载各项数据,其中坚称35 000名克罗地亚人和50 000名匈牙利人(克罗地亚的诺比洛大使所提供的数据)、另有一说是19 000名克罗地亚人和35 000名匈牙利人(所附备忘录的数据)已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被驱逐或迁徙一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联邦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部愿在此坚定地声明:除了该函及其所附备忘录中所载数据互有差异以外,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机关从未驱逐或迫迁任何一人,并且也从未知悉任何此类的案例。

但是,它愿指出,事实真相是:确有一些逃避兵役的匈牙利人在其民族政党--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民民主社区--的要求下离开了这个国家。根据同一要求,一群中学生和大学生也离开了南斯拉夫前往毗邻的匈牙利继续求学。同样真实的是:另有一些匈牙利人则已离开南斯拉夫前往匈牙利和其他欧洲邻国,但是他们的离开是由于经济上的理由,也就是由于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施行非正义不公正的制裁而导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经济情势日益恶化才使他们离开的。此外,据称已有50 000或35 000名匈牙利人离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说的不正确,也是信口开河的。离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匈牙利人的人数只有上述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他们是在他们的民族政党的要求下离去的。政府机关不仅没有强迫他们离去,反而呼吁他们不要由于经济理由离开南斯拉夫。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呼吁他们不要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具备他们入学攻读匈牙利文和其他少数民族语文的一切条件。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一些克罗地亚人离开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财产互相交换。不同的是，塞尔维亚人是不允许把他们的财产携离克罗地亚的。而克罗地亚人则携带着他们的全部不动产离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不受阻挠地前往克罗地亚，在那里，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完全合法化了。

除了克罗地亚一方所提出的种种虚假不实、信口开河的数据以外，联合国各会员国及其卓越的代表们也应当知道：许多决定离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克罗地亚人完全不是被迫而放弃其家园财产的，他们离开的动机是想要从事牟取暴利的投机活动。大多数的情形是：他们把他们在伏伊伏丁那的相当廉价的财产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所拥有的价值十倍以上的财产相交换。许多关于这种不等值财产交换的资料载于众多被逐离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口供书中，这些口供书现正存放于全塞尔维亚议会非政府组织新闻中心中，以供各方查阅。根据这些口供书中的证据，许多离开伏伊伏丁那的克罗地亚人（他们的离开并不是由于上述备忘录中所列举的理由，虽然个别的虐待和压力的案件是无法完全避免的）预先访问了目的地并对未来的财产作了估价以后才离开伏伊伏丁那的。这些人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完全不同，他们被允许自由地出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许多克罗地亚人是这样自愿地离开的，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这次交易是占了巨大的便宜。但是也有一些克罗地亚人回到了伏伊伏丁那，因为他们对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所占到便宜感到不满意。

另应指出的是：1991年进行人口普查时，凡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公民都可允许自己宣布为Bunjevci，共计有24 000名以往自称为克罗地亚人的公民自己宣布为Bunjevci。此外，一群克罗地亚人为了经济理由离开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这又是联合国执行制裁而导致的后果之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身体折磨或施加压力的情况，最无稽的就是那些私人财产被破坏的说法了。这些事实是无法予以掩盖的，因为这些传闻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有目共睹的。此外，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机构的工作仍在不受干扰地运行，从来没有对任何这些机构的代表加施任何的压

力。

但是许多证据表明,克罗地亚的无数财产仅仅因为它们属于塞尔维亚人而被摧毁,同时塞尔维亚人的教堂和其他宗教设施被毁坏,其目的在于使塞尔维亚人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从而迫使他们为了保全生命而离开克罗地亚,这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此外,在此种暴力行动发生以前,克罗地亚国家机构的民选代表或者甚至克罗地亚政府的部长们--例如克罗地亚议会下议员普尔卡辛和前司法部长米塞蒂奇--通常都预先发动一场新闻运动,公开宣称那些为了保有职业和财产而留下来的塞尔维亚人是国家公敌和潜伏在克罗地亚的第五纵队。这是煽动肆无忌惮地迫害塞尔维亚人的信号。克罗地亚的大小城镇到处窜动着贪婪如虎的地产商,记录着塞尔维亚人所拥有的每一幢房屋和商店,随后这些房屋和商店的拥有人就被骚扰,通常的情况是军警口头下令他们在数小时以内离开克罗地亚。这是塞尔维亚人特别是从各大都市,例如萨格勒布和里耶卡大量迁出克罗地亚的原因,而这些大小城镇正是塞尔维亚人历来大量聚居并遗留下无数宝贵的土地和财产的地方。

这样一来,克罗地亚在其领土内完成了种族清洗的工作。我们可以指出,依照联合国的数据,在1991和1992两年期间,共有251 000名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二--已被克罗地亚驱逐出境(克拉伊纳则除外)。居住在里耶卡、萨达尔、斯普利特、萨格勒布和奥西耶克等都市中心的塞尔维亚人遭受到了特别残酷的待遇,而在西斯拉沃尼亚的残暴行为则是史无前例的。在现今克罗地亚共和国这一部分的塞尔维亚人不仅被“清洗”,简直可以说是被“扫荡殆尽”。在整个280个居民点内,居住在10个都市居民点和183个乡村居民点内的塞尔维亚人已被全部驱逐,而87居民点内的塞尔维亚人则只有一部分被驱逐。

克罗地亚执行种族清洗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塞尔维亚人被残杀宰割、不经审判即被处决,而被拘留在克罗地亚监狱内的塞尔维亚人则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和屈

辱。*

* 为了说明事实起见,现列举《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第二报告》内所载的如下各项例证:

在帕克拉奇和库蒂纳之间的马里诺塞洛,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的宪兵于1991年第四季度建立了一座临时集中营,依照尚不完整的数据,大约80名来自斯拉沃尼亚各个地区和定居点的塞尔维亚人在营中被杀,而斯拉沃尼亚的塞尔维亚居民从未对克罗地亚政权进行武装抵抗的行动。在他们被杀之前,这些塞尔维亚人遭受到最为残忍的暴力行为:他们被刀刺伤,遭受铁棍的重击,在伤口上涂盐。狱警对骨瘦如柴虚弱无力的囚犯施行电休克,并强迫囚犯们互相割掉对方的耳朵。

1991年12月19日,当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把斯拉沃尼亚西南部的Masovicka Sagovina村包围以后,国民警卫队就在村庄的街上追逐并屠杀当地的塞尔维亚人以便恐吓其他的村民。

1991年12月10日,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用推土机把Slobostina、Jeminovic、Snjegavici和Vucjaka几个村庄夷为平地并把所有的村民杀死,因为这些村民没有服从斯拉温斯卡波泽加危机委员会要求他们迁出村外前往为他们准备好的一个“集中营”的命令。西斯拉沃尼亚的24个村庄就这样地被“清洗”了。

靠近帕克拉奇的奥马诺瓦奇村的多数居民是克罗地亚人,村中有一名当地的邮递员是塞尔维亚人,名叫G. B. 被人杀死。在他殡葬以后,23名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害怕他们也可能成为克罗地亚恐怖行为的牺牲者而逃离该村。他们的恐惧证实是有其理由的,因为村内少数几个留下来的塞尔维亚人嗣后都成为恐怖行为的牺牲者,特别是在1991年10月,克罗地亚陆军从Varazdin派遣了一支“清洗”小队前往该村从事清洗工作。当时许多塞尔维亚人被捕,他们的家园被用炸药爆破,从而变得无家可归。

1991年12月,大量的塞尔维亚人从Psunj山和Papuk山地区逃亡他乡。当地的居民在克罗地亚陆军入侵以前就开始逃亡。逃亡潮是由于无数关于克罗地亚人犯下种种罪行的新闻引起的,特别是关于在西斯拉沃尼亚被克罗地亚当局控制的那些地区所犯下罪行的新闻。

塞尔维亚妇女经常被强奸,特别是在斯普利特(“洛拉”)、西比尼克、斯拉温斯卡波泽加和凯雷蒂内奇的监狱中;塞尔维亚人被抽取血清(武科瓦尔医院);塞尔维亚的文化遗产被摧毁;97座东正教教堂被爆破,包括建于1732年的帕克拉奇主教私邸。为了纪念700 000名死于纳粹集中营内的塞尔维亚人而树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中营原场地上的纪念堂由于克罗地亚乌斯塔什所推动的“解决塞尔维亚人问题”运动而被摧毁;数百年来天主教加施的改宗压力又再次降临到塞尔维亚人的头上。第一个步骤是推动塞尔维亚人改姓。克罗地亚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公民都已改了姓。萨达尔改姓的人有887名(1991年268名,1992年619名),里耶卡有1 587名,斯普利特有1 130名,萨格勒布则有数千名。到目前为止是克罗地亚唯一的独立报纸《自由达尔马提亚报》曾报导了有关这种改姓的新闻。它也报导了下列种种情况:多少年来,天主教堂一直散布着对异教的刻骨仇恨并控制着新闻媒介,这种情况甚至比希特勒德国种族主义宣传更要猛烈(天主教堂甚至认为家中书室内如有收藏用西里尔字母印刷的书籍就构成亲塞尔维亚的罪证!)载列塞尔维亚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或者其他著名或富有的塞尔维亚人的名单已被印发并公开张布或甚至被公开发售(!),这样一来这些塞尔维亚人便遭遇到骚扰和辱待,有的人被革职或被警察抓去审问;他们的公寓被搜查,电话线被割断,财产被抢劫一空并在夜间被清算灭迹。6 000座塞尔维亚人的房屋、工商企业、文化机构均被炸毁;20 000名“起义”塞尔维亚人(这是根据克罗地亚当局官方数据提出的数字,而真正的人数则要多得多)由于违反克罗地亚刑法第236条的罪行而被刑事起诉。嗣后于1992年9月宣布的大赦对于这些人几乎不起任何实际的作用,因为检察官有权通过提出一项控诉的途径来把这些人的案件保留在审判日程上,而大多数的检察官正是这样做了。充分表明克罗地亚“正义”是怎样对待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的例证以及拒绝塞尔维亚人成为克罗地亚公民的例证已载于大赦国际的报告内。非克罗地亚籍人士必须等待一年以上才被准许成为克罗地亚公民,而大多数的入籍申请都被拒绝。克罗地亚

公民法规定对于一个在其他方面完全具备获准成为公民的条件的人士仍然存在着不作任何解释即予拒绝的可能性(公民法第26条第3和第4款)。公民是关键类别。依照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权力来自人民并属于作为一个自由平等公民社区而存在的人民”。一个被拒绝成为公民的人士不能享有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他们不能获得职位,也不能申请创办工商业的执照。他们不能享有置产权或承继权,也不能提出财务索偿,甚至不能提取银行中的存款,他们没有选举权也不能结婚。

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获得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介的注意。如果世界想要对此加以注意,那么注意力应当集中在个别的案件和例证。

克罗地亚对其境内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清洗活动的真实面貌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予以确定:(一) 国际社会强迫克罗地亚当局在国际监督下于其控制的领土(克拉伊纳除外)进行人口普查;(二) 对塞尔维亚人遭受迫害和驱逐进行独立的调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克罗地亚境内,只有那些塞尔维亚人进行了武装抵抗的地区(塞尔维亚人的克拉伊纳)才免遭民族清洗的苦难。

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克罗地亚人的地位的差异在于:克罗地亚人可以自由地前往克罗地亚,而塞尔维亚难民则被禁止进入克罗地亚,而那些仍然留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则不能自由地在克罗地亚境内各地移动。克罗地亚当局对塞尔维亚人的态度的另一种表现是:所有塞尔维亚正教教堂主教都被逐出克罗地亚。而同时,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所有宗教--包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都自由地执行其任务。

联邦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部诚挚地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均将能核实种种有关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人处境的控诉,并将能够获得有关他们人权和财产权的第一手资料。就联邦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部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而言,它们将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来核查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难民和被迫流离者协会备忘录内所列每一宗案例,并深信其中所列的各项控诉都是无稽的。但是,据证实,南斯拉夫联邦

共和国境内有一些克罗地亚族公民因遭受压力而离开南斯拉夫,而我们将对那些涉嫌施加这种压力的人士采取适当的法律措施。我们承诺将这些调查的结果公诸于世,特别是因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长久以来不公正地成为国际社会千手所指的“罪魁祸首”,同时也因为我们想要表明--正如《宪法》所保证的那样--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地居住在一起。最为显著的榜样就是多民族的伏伊伏丁那,在那里,20多个种族社区已经共同生活了许多年。总而言之,我们无意于让任何一个人因为他属于一个少数民族社区而离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而且这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虽然我们知识得很清楚:总有一些人为了经济理由而离开他们的国家,那就是那些已经离开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克罗地亚族人的匈牙利族人(其中当然有少数的例外)。

- - - - -